


遗

薛忆泓◎著

弃

deser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薛忆泓◎著

遗

——

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弃/薛忆泓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724-6

I. ①遗…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446 号

遗弃

著 者 薛忆泓
策划编辑 王 熠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24-6/1·1593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图林说

世界遗弃了我

我试图遗弃世界

两年以后，韦之收到了图林的这封信：

……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也许是一群例外中一个更特别的例外），我必须“消失”。“消失”并没有消除我所有的烦恼，但是却让我远离了“珊瑚碎片”，远离了对死亡的恐惧。你也许会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不这样看。“消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它带给我内心的纯净与平和。正是这罕见的纯净与平和让我终于能够作出如下的决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重要决定）：亲爱的朋友，请立即销毁我留给你的那份“关于生活的证词”……

读完信，韦之的目光移向了一直摆放在书架顶上的那只红色小皮箱。两年前，在他“遗弃”世界的前夕，图林来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他带来了那只小皮箱，托韦之为他保存一段时间。“这里面装着《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证词》。”图林充满迷惘地说，“这是我现在唯一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东西。”

韦之踩到书桌上，将顶部已经积满灰尘的小皮箱取下来。他用一块湿抹布将小皮箱的表面擦干净。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小皮箱上的密码锁。他相信他追求完美的朋友不会忘记这个细节。他在信封和信纸上查找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了图林郑重地标出的写信时间与邮戳显示的寄信时间完全一致。他知道那就是打开小皮箱的密码。

韦之将小皮箱打开，《一个业余哲学家关于生活的证词》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翻动了一下那份手抄的“证词”。“证词”标志章节的方式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它的第一篇标号为“1. 1”，最后一篇标号为“12. 31”。因此，它应该是整整一年的日记或者至少是一部“日记体”的文稿。

尽管文稿上没有标出具体的年份，韦之猜测它应该是图林成为“自愿失业者”那一年生活的记录。那一年，他这位“例外”的朋友突

然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遗弃”了自己的工作，他发现了世界的“混乱”，他挣扎在崩溃的边缘……“消失”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一阵微风夹杂着春雨的气息从窗口吹了进来。韦之坐到沙发上，冲动地抚摸着这份“关于生活的证词”。他想，这也许是自己被称为“业余哲学家”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了。这痕迹肯定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日常和精神生活的一份罕见的档案。历史学家的嗅觉让韦之不可能尊重朋友的意愿：他没有“立即”将“证词”销毁。相反，他怀着巨大的好奇翻开了它，他怀着巨大的好奇倾听隐藏在时间和内心深处的声音……

父亲很早就在敲门。打开房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情绪非常糟糕。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又缩进了被子里。我将头蒙在被子里。

父亲在我的床边坐下。“你不想安慰我一下吗?!”他说着，在我的被子上轻轻拍了几下。

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身体语言，但是我并没有表示自己的反感。我什么都不想说。

“昨天又输了，”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输惨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

“不知道今年又要倒什么霉了。”父亲接着说。

他说“又”是因为他去年已经倒过霉了。他去年接受了整整十个月的调查，最后在十一月底被开除了公职。他的“历史问题”出在十多年前的那场被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他个人的历史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知道“组织”做出的决定对父亲这种一生都依赖“组织”和信任“组织”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从此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开始出入地下的赌场，靠赌博来打发时间。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蔑视父亲。这是一种天然的蔑视。也就是说，我蔑视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所有的父亲：亲生的、继养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我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这种身份，这个词。

“不知道这些天的手气为什么会这么差?!”父亲说着,又在我的被子上拍了一下。

他的动作突然让我失去了控制。“不要说了!”我突然隔着被子对他大叫着说,“不要把你的晦气传给了我。”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以及他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我掀开被子,想透透气,却发现父亲并没有离开我的房间。他站在门边,好像知道我会将被子掀开。“我怎么会把晦气传给你呢?!”他不安地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甚至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我决定整天都不出门,甚至整天都不下床。将近中午的时候,来自身体内部的一阵阵燥热让我怀疑自己生病了,但是很快我又闻到了从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这给了我一点安慰。我知道,如果真的病得很重,我不会对气味有那样清晰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起来吃了一片退烧药,接着又躺回到了床上。

1.2

上午来了好几批客人。他们都主动跟我说了很多话。我直到最后才清楚了他们的动机。他们都是母亲请来劝说我的。他们劝说我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外公,去向他说“新年好”。

这些年来,母亲与我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她总是要通过朋友或者亲戚来向我转达自己的意愿。其实我更讨厌这些亲戚或者朋友,因为他们居然会接受母亲的驱使,就像牲口一样。也许他们会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憎恶这种受人驱使的关心。我憎恶。

我向最后那两位客人解释了自己昨天为什么没有随家人一起去医院。“我发烧了,”我冷冷地说,“一整天都没有下床。”

我的解释表明了我的退让。我看到外婆欣慰地笑了一下。她

刚才一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看电视。

“那就今天去吧。”那两位客人说，“今天还可以说‘新年好’啊。”

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已经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公。不大的病房里摆着五张病床，显得非常拥挤。只有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悬挂在很高的天花板上。每张病床上都好像覆盖着一层阴影。

外公面无表情。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就好像是这种样子。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想说话。我的目光在床头柜上的闹钟和外公干瘪的下巴之间来回移动。我在想象这样躺在病床上让病魔一点点将生命吞噬的感觉。

我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我肯定。我肯定我会死于旅途。那种无人问津的死亡很了不起。哪怕我有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希望有人坐在我的床边。我相信，外公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希望我来看他，他甚至可能还讨厌我来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就像死人需要葬礼一样。

我最后又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外公仍然面无表情。我走出了病房。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是不是对外公说了“新年好”。我点了点头。

1.3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在新的一年重逢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大家早就习惯了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像平常一样，大家谈起了这两天的电视节目。“差劲极了。”坐我对面的同事说。“不只是差劲，”年纪最大的那位同事说，“还很恶心。”处长也加入了进来，他说：“我真后悔买了电视机。”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抱怨，不仅因为我几乎不看电视，而且因为

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我指的不是又一次调动工作。我指的是彻底的离开。春节之后，也许甚至在春节之前，我将永远走出这间办公室。我决定成为一名“自愿失业者”。第一次从凯恩斯的著作里遇见这个“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将是我未来的身份，未来的“实”。

我想彻底摆脱公务的纠缠，体制的约束。我想摆脱身边的一切，熟悉的一切。

一位同事取来了这两天的报纸，厚厚的一叠。其他同事们一哄而上，各抢了几张。他们一边翻读着，一边抱怨没有什么东西可读。

坐我对面的同事将翻完的报纸扔到我的办公桌上，我没有任何兴趣，直接又将它们扔到处长的办公桌上。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

1.4

我估计今天会有 Z 的信。结果却没有。这很扫兴。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美感，还让我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或者我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信也许是一种提醒，一个路标。可是，我们的信却越来越少了。

我自己现在也很少写信。有一段时间，我同时跟五个女孩通信，而且我的每封信都写得非常认真。我不知道那些女孩还记不记得我，或者还不想我（她们在信的结尾经常说她们想我）。我肯定她们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比跟我在一起要幸福。我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我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应该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这很苛刻，是的。这很霸道，是的。可是，难道 Z 具备这种能力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后挑选了她。

我们对“性”没有任何知识。我们只是对“信”有兴趣。写信和

读信曾经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内容。我们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想念。我们说的“想”指的是我们想见上一面，想吃上一顿，想说一会儿话，想看一场电影……或者顶多想手拉着手，一起散散步，等等。我们没有其他的杂念。“性”离我们很远……对我来说，“性”甚至非常恐怖，它与我对“父亲”的恐惧和憎恶连在一起，它好像是那个词的同谋。

我今天真的很想收到和读到 Z 的信。

1.5

快下班的时候，韦之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刚结识的一位女画家。

“我不大舒服。”我推脱说。

“又有很久没收到信了吧？”韦之说。他总是能够洞察我的“存在之境”。

我不想让他感觉得意。“不是因为这个。”我说。

“但是你很久没有收到信了。”韦之坚持说。

我用沉默回答了他。

“怎么回事？”韦之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到剧终的时候了。”

“你还想继续吗？”

“不。”

“我同意。”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肯定自己不会后悔吗？”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和她都是很好的演员。我们都知道应该在哪里结束。”

“你们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吗？”韦之问。

我告诉韦之我的同事们都提前走了。接着，我继续感叹自己与Z的关系。“人如果总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说。

“但是不结婚，像我这样。”韦之打断了我的话。他显然想将我带出过于严肃的情绪。

“生活将会多么有逻辑。”我严肃地把话说完。

“生活从来就没有逻辑。”韦之说，“所以最好还是像我这样。”

电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断了。我以为韦之还会打过来，但是他没有。

1.6

人们对我刨根问底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尴尬。我觉得，语言只是一种有限的工具。每次将大脑里出现的简明想法诉诸语言，就会变成一连串充满歧义的句子。我的语言从来都是混乱的。这也许正是一个缺乏训练的“业余哲学家”的局限？！但是，混乱的语言中往往又萌动着最生动的思想。混乱可能又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优势。语言又会怎样影响行动？犹豫和局促使行动变得混乱。我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吗？如果说自由是前提，没有自由就可以不对行动负责，我对一切就都没有责任。不需要负责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照透生命的灵光是不能用语言转述的，因此也就不会陷入混乱。但是，它一闪而过，比语言和行动都要短暂，比一切都短暂。它是真实的存在，还仅仅是虚幻的感觉？也许生命本身就是混乱的。混乱的语言只不过是混乱的生命的镜像……

上面是我在去电信局的路上的一些想法。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总是选择在六号晚上给Z打去长途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只是符号，就像电报文稿一样。人们怎么能够从这种符号里破译出“感情”？这是我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与真实的感情相距多远？技术是否能够缩短我们心理上的距离？这是我

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

每次通话之后我都陷入了更深的迷茫。迷茫是生命的本质。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迷茫。人是迷茫的动物。语言和行动都在加深我们的迷茫。我一直这么想着。结果，我并没有走到电信局。当我站在十字路口感觉迷茫的时候，身后的那家电影院里正好有一场电影马上就要开映了。从片名就知道那部影片一定非常差劲，这正好符合我迷茫的心情。我买了一张票。我走进了电影院。我不知道在电话那一端等待我的 Z 会怎样破译我的沉默。

1.7

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打字员站在我前面。她的发型和体型都与 Z 的非常相像。我很早以前就注意过这一点。不过，她身上的香水气味让我感觉奇怪，不知道是因为香水太好还是因为香水太差。“晚上去跳舞吗？”她挑逗地邀请我。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时间。事实上，我想起了 Z。我想象她此刻也许正向她的一个同事发出了类似的邀请。这种想象让我恐惧。她离我那么远。我们相距那么远。

吃过午饭，办公室里开出了一桌扑克牌和一桌围棋。我对让同事们兴致勃勃的娱乐没有任何兴趣。我躺在沙发上，想睡一下。一位同事在我的脸上盖了一张报纸。

可是，我不可能睡着，因为玩牌的同事们在争吵不休。我记得在大学宿舍里，每次开牌的时候，我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通过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我那时候总想着世界很大以及世界的变化很大。可是，我现在对新闻也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现在觉得世界很小，很无聊。

同事们的争吵几乎要演变成武斗了。坐我对面的同事突然站起来，气急败坏地骂了我们最老的同事一句，用的是最脏的字。

如果还收不到 Z 的信,我也想大骂一句。可是我骂谁呢?是谁剥夺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呢?是谁这样“安排”了我们呢?

同事们的争吵仅仅局限在午休时间里。下午开始上班之后,坐我对面的同事和我们最老的同事马上就和好了。他们一起诅咒物价的飞涨,一起抱怨女人(他们各自的老婆)的难缠……和平将维持到第二天的中午,他们在牌桌上再次进入战争状况的时候。这是没有休止的重复,就像我们每天处理的那些公务。

1.8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重复的。人生是重复的,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时间也只能通过“重复”而被感知和认知。重复赋予时间美感和价值。日历将我们的生活重复地切断,这样,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等等突然变成了能够重返世界的阴魂,都与“今天”发生了联系;这样,人们总是在过同样的节日,并且要过一辈子的“生日”。我憎恶这种对时间的曲解,世俗的曲解。我一直深信,时间是最神圣的流动,向前的流动,永不干涸的流动,永不回头的流动。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曲解,因为历史是重复的,因为一切都是重复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这一切的重复导致了时间的重复,还是时间的重复导致了这一切的重复。

波动是重复的另一种形态:经济的波动(当然我们的物价好像只是不断地高涨)、政治的波动,等等。今天是“左”的对,明天是“右”的对。今天是“公有化”对,明天是“私有制”对。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无不处在这种波动之中。可是,哪一天我才是对的?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绝大多数的“我”都没有“对”的这一天。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有没有走出重复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死去之前“消失”？

我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这些天来，我的思想为什么总是这样乱糟糟地重复？

1.9

今天中午在马路上遇见韦之的时候，他两只手上都提着东西。他将左手提的那只口袋塞到我的手上。“到我那里去吧！”他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聚会。”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行走在马路上。我没有自己的目的地。好吧，就让我跟着自己这位生活放荡的朋友走吧。

在韦之那里聚会的是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都穿着色彩鲜艳、造型怪异的衣服。他们中的男性都留着长发，他们中有两位女性留着平头。坐在角落里的那一位我从前没有见过。她就是韦之前几天电话里提到过的那一位吧。她的穿着和发型都不激进，但是她显得有点憔悴。

艺术家们正在谈论他们去年底参加的那次画展。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

“记得那个美国人说的吗？他说我们的作品在纽约都会引起轰动。”

“可是那帮老东西不会承认我们。”

“我完全泄气了。”

“我也是。这一个月我连笔都没有摸过。”

“那你摸什么去了？”

一阵不整齐的笑。

“当时我们真应该惹点事出来。”

“把展厅给砸掉。”

“或者把那帮老东西给揍扁了。”

“又要等一年了。”

“明年也不会有好结果。”

“问题根本不是我们不努力。”

“也不是我们没有水平。”

“可是这个国家不会承认我们。”

“就因为我们年轻。”

“年轻就是过错。”

“年轻人没有道德，不结婚就同居。”

又一阵不整齐的笑。

“承认”是关键字。被社会承认其实就是被少数几个有权力却没有个性的个人承认。体制首先将那几个人奴化，然后再赋予他们“承认”的特权，让他们判断正误，评价是非，让他们成为冷漠的“父亲”。这体制有苛刻的原则和光荣的传统。那些敢于冒犯它的原则和传统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它的承认。

我就是这样的冒犯者，因为我思考的是“人”，普遍的人。这个普遍的人困惑地活着，拒绝接受体制强加给他的所有假象。他知道死亡是绝对的真理，他知道体制的“昨天”（传统）和“明天”很值得怀疑。这样体制怎么可能接受我的思考？这样体制又怎么能经得起我的思考？

我不是体制的奴隶。

1.10

上午在菜场外面的路口出了一起车祸。现场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伤者（也许是死者）已经被抬走了，地面上只留着一摊污血和警察用粉笔做的标记。我停放好自行车，也变成了一个围观者。

我并不想了解事故的经过。我知道，事故的合格见证人只可能是那位已经被抬走的伤者或者死者。我也不想听人们的议论。我

越来越恐惧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我深信，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也许对英语我会宽容一些，因为我刚好能够听懂。而对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者越南语，也许就更能容忍，因为它们对我就好像是噪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书面语言也同样很成问题，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容地剔除其中那些明显可能引起混乱的因素。如果说书面语言是缓慢移动的白云，口语则是暴风骤雨。我脆弱的心灵越来越经受不起那种剧烈的风吹雨打。我宁愿永远躲在书面语言的角落，用文字而不是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围观者是一种有趣的身份：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被压扁的自行车、四散的污血、费解的粉笔标记（从那标记可以断定受害者被抬走之前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更重要的是，围观者可以看到其他的围观者。围观者与围观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对于同一现场，所有围观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内容吗？对于同一事件，所有围观者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去想象刚才被抬走的是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敬畏死亡的生动和荒谬？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事故，但是它并不完全由意外事故构成。完全由意外事故构成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或许将来还会在我的写作之中显现出来）。我有时候相信哲学就是处理意外事故的学问，当然它不会像警察、官僚或者围观者那样去处理。

1.11

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

白的事故。红的事故。黑的事故。所有的事故。一切都是